



吴与伦作为
新生代表在开学
典礼上发言。
受访者供图

从广西救灾归来，吴与伦有更多想去的远方 少年意气，无与伦比

“燃烧吧，热血的少年”

18岁的吴与伦，是一个很有想法也擅长自我表达的年轻人。不过，“自我表达”并不意味着围绕自己夸夸其谈。实际上，提起奔赴远方去广西救灾这件事，他很少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，反倒说起其他人时才滔滔不绝。

他说，当时的安置点里聚集着五湖四海的志愿者。从上海来的准大学生，从玉林来的大四姐姐，从河南来的年轻退伍军人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退伍军人也是瞒着家里人过来，做重装物资搬运的。

救援链条里，吴与伦排在“三线”，负责在仓库把物资从卡车上卸下，再装到吉普车上。之后，吉普车会把物资运到“二线”，最后由“一线”的重装徒步者，靠人力扛进车也开不进去的灾区深处。他说得很坦白，自己干的活虽然也累，但已经是危险程度最低、最轻松的，“像宿舍里的河南大哥他们，就是做一线的”。

原本陌生的一群人，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相聚在此，默契地干活、默契地互相照应。早来的、有经验的大哥会带着新手，教他们怎么发力、怎么省力、怎么不伤到自己。而组织起这一切的，是当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士，志愿者亲切地叫她“英姐”。“条件艰苦，她为大家免费提供食宿，像妈妈一样关爱我们。”回想起来，吴与伦感慨道，“真的给我们家一样的感觉。”

天灾面前，人与人之间这样朴素的善意与温情，深深触动了少年柔软但热血沸腾的心。比起在家隔着屏幕看新闻，自己这次的“在场”，给他留下了完全不同的体验。“我也会看灾区的新闻，但那种感觉和你真实到那里、和当地人接触、和大家一起干活、关怀别人同时也被人照顾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他说，在那里，他接触到的是具体的男女老少，而不是抽象的“受灾群众”。

这次救援后，吴与伦的事迹被全网热传，各种赞誉也纷至沓来，有人叫

两张幼儿园小床拼起来的对角线，依然睡不下一个1.8米的少年。蜷缩在这张短床上，吴与伦让思绪在黑暗中往回流淌，从刚刚结束的高考，流啊流啊，一直流到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。“我怎么就突然长大了？”他感到心惊，“大到已经可以担当起责任了。”大到——可以瞒着父母，从上海一路跑到广西横州的洪灾现场，去当一个搬物资的志愿者。

两个月后的9月15日，吴与伦站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开学典礼上，作为新生代表发言，提出了三个颇具当代青年个性与思考的问题。两个不同的时空下，他用行动、用言语，挥洒着同一份少年意气。

青年报记者 曹莹

他“热血少年”。不过，吴与伦却不愿自己包揽这些赞美。“这四个字不是形容我一个人的。它更像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标签，只是我凑巧出了名。”他说得很诚恳，“我在那边看到太多和我年纪相仿，甚至比我小，但干的活比我重得多、累得多的同伴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我掠取了一部分本应属于他们的赞誉。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我非常敬佩他们。”

“成长吧，清澈的少年”

吴与伦的18岁生日是去年11月。那天，他给自己过了个简单的生日，然后便出了门，径直走去家附近虹口公园旁边的一个献血点，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公益献血。

“到达成年那个节点时，会有一种自觉——我有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，同时我有怎样的义务？我能这个社会做些什么？”吴与伦说，这种“自觉”有时候只需要朴素直觉的触动，并不需要太多说教。

“朴素”，是吴与伦很喜欢的一个词。

闲暇时分，他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那个叫阿廖沙的年轻人，与他在书页中频频会

面。他说，阿廖沙对他人和世界就抱有一种“朴素的爱”。

陀翁在书中曾如是描述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阿廖沙：“他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对人的完全信任之中，而任何人任何时候，都没把他当作头脑简单或幼稚天真的人看待。”他是一个在何时何地，都依然保持清澈的人。在如今容易滋生戾气的网络时代和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里，阿廖沙身上这种不需要理由的、朴素的爱，在吴与伦眼里非常珍贵。

“想做点事，帮到一些人。”这个朴素而真挚的念头，久久地盘桓在吴与伦心中，催动他要去献血、要去救援，要去更多自己可以帮到忙的远方。“在我们的生活之外，还真实存在着一个需要关怀的世界，我们会真真切切帮到具体的生命……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在那里，应该去这样做，应该去关怀他人，就这么做了。”

比起小时候，他已经躺不下一张窄窄的、属于幼儿的小床，但迎来了一片宽阔的、属于少年的可以施展的天地。当远方的呼喊传来时，他发现自己恰好有能力走过去，然后，就真的走过去了。

吴与伦谈起那种感觉——“一半是激动，一半是自豪”。

“奔跑吧，骄傲的少年”

9月15日是华东师范大学开学典礼。2026级外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新生吴与伦站在台上，望着底下几千张和他一样年轻的面孔。这名很有想法，也擅长自我表达的新生代表，没有泛泛而谈，更没有夸夸其谈，而是提出了三个颇具当代青年个性与思考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关于求知。脱离考纲之后，我们为何还要求知？吴与伦抛出了这个问题，并进一步讲述道，高中阶段大家都是追逐标准答案的“答题人”，可进了大学，题海不复存在，答案也没了。这个时代，人工智能已经在快速发展，信息随手可得，文科学习在学什么？“守住慢的力量”是吴与伦的答案。他说，要回归《论语》所言的“为己之学”，沉心研读原典，以语言的边界去拓展思想的边界，践行孟宪承校长提出的“智慧的创获”。

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自由。大学给予青年充足可支配的时间，但自由也伴随着迷茫。吴与伦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，他说自由意味着独自抉择、独自承担结果，青年要在众声喧哗里找准自身节奏，完成“品性的陶熔”。

第三个问题，他讲起了自己绕不开的高光——广西救灾的经历。不过，他依然没有把话题引向自己，而是援引了鲁迅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他把自己的信念与心声，诚恳且坚定地说给同辈们：青年不能只做屏幕前的旁观者，要心怀社会，走出去，脚踏泥土，看见具体的人。

踏入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，吴与伦心怀许多希冀。他将这所学校形容为自己的“梦中情校”，言谈中难掩那种独属于少年意气的骄傲——“在智力最发达的年纪，钻研感兴趣的专业领域，干出值得骄傲一辈子的学术成果！”而在学业之外，他仍然有更多想去的远方，他说，自己要做拥有“回应”能力的人，以阅读对抗无知、以思考抵御喧嚣、以行动回应时代呼唤。

这份无与伦比的少年意气，可重千钧、可值千金。